



给管峻画个像

文/吴国平

这不是一幅漫画,也不是一幅肖像画。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印象的片段组合,透着绘画的质地,有光感、色彩和笔触。

可以肯定地说,第一眼看到管峻的时候,让人感觉英俊和帅气。他身材中等偏上,头发稍长,模样干净利索,显得非常干练。那时候,通常情况下,他出门在外往往穿一件铁锈红的西装或T恤衫,挎一个黑色的皮包。派头贴近休闲,但又显得严肃。你很难把他归类到艺术家的行列,因为他没有长胡子和披肩发,也没有某些画家的邋遢和刻意为之的潇洒。总之,怎么看都特别的阳光。阳光男孩,是那个时代的概念,可他已不是男孩了,但又忍不住想象他的过去,会在内心寻找那个与这个新潮名词相对应的模子。看到他,就像看到一个好天气一样,这类人容易让我们有个好情绪。

很难想象,有着那样干练模样的管峻,说话居然是一口浓浓的苏北口音。老母鸡的“鸡”念成“之”,吃饭的“吃”念成“七”……显然,这人的性格因素里,有一种难以扭转的固执,或者说,他对语言天生不敏感。但这似乎也不怎么影响他的形象。除了个别字需要抽出来解释外,大多数情况下,与他的交流还是比较顺畅的,毕竟他在大都市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所谓的乡音也未必是原汁原味的了。这样一来倒好,不土不洋,特别的腔调、特殊的韵味。不过,我总觉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语言表达。一般来说,北京人长于话语表达,越往南走,似乎表达能力越弱,比如香港、台湾人讲话,往往辞不达意,从港台歌星中就可见一斑。好不容易在台湾找到一

个能说会道的李敖,结果一听,原来也是一口的京腔。不善于口头表达的人,往往动手能力强,这是一个悖论,不知道管峻是不是这样。

以上的描述,管峻会给人一个什么印象呢?书生?现代青年?或南方的书生?南方的现代青年?是也,非也。熟悉了以后,你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容纳了许多因素的人。他像一个书生,但他没有书生的靡弱和某种学究气,或者说一种神经质的东西;他像一个现代青年,但他又没有特别标新立异的作派,目光里透露不出来的是那种不可一世、藐视一切的东西;他像一个艺术家,但又与我们在媒体和小说中看到的艺术家形象相距甚远,既没有前面我们说过的潇洒,也没有他们通常都有的那种咄咄逼人。尽管他的内心是强大的,在判断事物时也会表现出爱憎分明,甚至在私下的交谈中也会直率地表露出自己的观点,对不欣赏的东西大加挞伐。但更多的情况下,他的目光是温和的、善解人意的、谦逊的、带着笑意的。不了解他的人,可能将此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和蔼,但我却认为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管峻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和人去争个高低的,没有人说他是个争强好胜的人。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得益于他气质里的儒雅成分。我想,他是那种很善于营造好环境的人。他把儒雅和随和两种东西加在一起,在生存的环境中就往往显得得心应手了。

仔细想想,管峻所在的环境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但他却始终能获得多方的好评,除了天性的原因之外,与他有个明朗的心态有关。他不计较得失,不搬弄是非,不厚此薄彼,不言行

下怎么扛得住,甚至看他“死”得怎么难看。如此,我们都为他捏一把汗。可管峻却看上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峻。工作、学习,吃饭、睡觉,交友、会客,该干啥就干啥,只是要北京南京两头跑,只是摊子大了各种活动多了。回到南京照例抽空与各路朋友相聚,有时间照例联系球友,痛痛快快打一场篮球。哈哈,你们不要小看,管峻有管峻的招数,他仍然温文尔雅没有半点强势,没有什么权欲欲望,不搞一言堂,要是调动好大家的积极性;他仍然没有领导惯有的那种官腔做派以权压人,站在你面前的他永远都是一个普通平和的交流起来没有心理负担的朋友或同事。不善理论,并不等于他没有见地;自然随和,并不等于他没有高度和标准;不夸夸其谈,并不等于他没有能力办法。春风化雨、水到渠成。这不,几年下来,成绩看得见,许多东西都化解了,部下同事也习惯了他的方式,各项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所以我说,管峻身上的能量真是不可预测。单从讲话来说,你就得对他刮目相看,许多大场面,我看他都是不拿稿子,滔滔不绝,不带重复,而且也有高度深度,面面俱到,分寸拿捏恰到好处。与从前的那个他大相径庭。是啊,他也在努力地适应,对自己的位置,对人们的期待。

关于管峻,还可以用更多的文字来描述。但无论怎么描述都是外在的、轮廓式的。当某些印象式的描绘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幅幅精致漂亮的楷书、高古典雅的隶书、酣畅淋漓的草书、意趣清新的画作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意义便出现了,并且越来越清晰。



本版图片均为管峻作品